



具靈魂的卓越：重拾大學教育的價值

何順文

教資會最近公布其高等教育體系檢討報告（下稱《報告》），針對近年國際及本土的變化，分析目前香港高等教育面臨的問題與挑戰，並作出多項有關系統整合、資源分配及質素監控的政策性建議。

《報告》雖然在首章先回顧高等教育的目標，但其後大多內容或建議都是從「教育服務於經濟發展」、「人力資源規劃」和「維持國際競爭力」等狹窄傳統單思維來分析未來高等教育的發展。《報告》既沒有針對目前高等教育面臨的一些危機，更沒有觸及高等教育的基本「大問題」。

大學教育不是球賽

隨着知識型社會、人口結構改變、與環球一體化等大趨勢，世界各國都在提高國際經濟競爭力上作出努力。在一些主要的亞洲國家和地區，政府在大幅增加高等教育的投資和提高入學比率，加強培養知識創新型人才，並努力打造一些所謂「世界級」的大學。但這些發展也帶來了高等教

育的新挑戰與危機。

究竟大學教育所為何事？一般人同意現代大學的活動功能為培養人才、研究發展、及服務社會。但大學精神為大學之本。據筆者個人的觀察和體驗，大學是一個自主自治的師生共同體，最重要的價值或使命在於追求真理、培育人的心靈思維、及推進社會文化價值。可惜隨着環球大學趨勢過分着重規模、排名與資源的競逐，高等教育變得愈來愈經濟導向與功利主義。長此下去，傳統的大學價值可能將被湮沒，大學教育只會變成另一場球賽。

當今很多大學的本科教育遇到不少困難和挑戰。據《沒有靈魂的卓越》（*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2006）一書作者 Harry R. Lewis 指出，一些頂尖大學只教授學生「知識」而非令他們更具「智慧」。學生可在學業及課外活動上取得卓越，但他們的整體教育經驗並不完整。學生缺乏遠見視野、未能包容不同見解、及未能成為能悲天憫人的世界公民。

而《教育之終結：為何我們的院校已放棄生命的意義》（*Education's End: Why Ou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Given Up on the Meaning of Life*, 2007）一書之作者 Anthony T. Kronman 亦明確指出，當今研究

型大學的危機就是已忘卻啟發學生思考生存之意義（即應關心什麼？）。由於缺乏優質博雅或通識教育，但很多名校畢業生未能明白人類狀況的複雜性，行事決策可能果斷但並不知道所為何事。

當今本科教育的危機

事實上，我們這個人類世界已呈現各種經濟、環境、社會文化與道德價值的危機，很多人期望高等教育能改變這個世界，促使人類抉擇一個具可持續性、公義、互信及靈性的社會。當今很多大學（特別是所謂「研究型」）也面對着本身問題，主要的困局及危機包括：

- 教育過分經濟及就業導向，忽略培育人的思維與品性；
- 教授過分重視研究成果，輕視教學或與其結合；
- 院校研究過分投入科技，缺少人文內涵；
- 學生過分熱中商管等實用學科，輕視科學及人文學識；
- 主修課程過於狹窄、忽略跨學科知識的結合；
- 教學方法較單向呆板着重背誦，以教師而非以學生為中心；

●師生關係傾向隔膜疏離，缺乏對學生在課堂外的關顧；

●學生未能將課堂內學習與課堂外生活相結合。

在這種環境生態下，很多大學本科生未能培養成爲一個「完整的人」。除專業硬知識與技能外，學生缺乏在自我探索、生涯規劃、批判性思維、溝通、人際關係、領導力及社會責任感的培育。他們往往未能明辨善惡，缺少人文內涵素養，未能將「做人」與「求學」的目標融合。

這都是當今一些大學改革本科教育及提高畢業生整體質素的重要考量。主要改革方策包括提升對教學的投入重視，加強以學生為本的互動化啟發式教學法、增強跨學科通識教育、採用「住宿式書院」制度。與改革教師的表現評核標準。後者特別將教學與生活結合在一個小型社區或共同體內，重拾教師對學生牧養輔導的傳統角色。

以真理、育人與價值為本

總括而言，大學不只是一個科研基地，也不是一個職業或人研究院的訓練所，更不是一個忙於追逐名利或敬畏權貴的機構（有大學竟向現任問責高官頒發榮譽學

位）。大學教育不是球賽，而是燃點年輕人希望之火，改變人的心智與生活。

大學創造、保存及傳承知識。但大學學位與學識不是走向個人權貴的徵象，而是一個改進整個社會幸福的道德責任。知識本身不給予人真正的權力，真正的權力是能在對與錯、善與惡、及美與醜之間作出抉擇。

無疑，各國應根據自己的國情及發展階段來採取自己的教育模式，但大學教育的目標應是一致的。在多變的功利世界，今天的高等教育發展就是要回到其根本的精神與內涵，以真理、育人與價值為本。大學應追求有靈魂的卓越。

印度之父甘地（H. Gandhi）曾指出這個時代的主要「罪惡」包括：政治沒有原則、財富沒有工作、喜樂沒有良知、知識沒有品格、商業沒有道德、崇拜沒有犧牲、及科技沒有人文關懷。大學領導層不禁要問我們的大學能否對這些大問題作出恰當的大回應。

作者是資深教育工作者，在大學任職